

ZHONGGUO
HEXIZOULANG

中国河西走廊

ZHONGGUO HEXIZOULANG

胡杨著 王金摄影

从哈尔腾、党金果勒……

从塞什腾、党金山、马鬃山……

从疏勒河、黑河、石羊河……

从乌鞘岭、大马营……

从雪山、草原、戈壁、沙漠……

从湿地、荒野、绿洲……



读者出版集团

D P G C , L

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

1340891

ZHONGGUO
HEXIZOULANG

中国河西走廊

胡杨 著 王金 摄影



淮阴师院图书馆 1340891



读者出版集团

D P G C . . L

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河西走廊 / 胡杨著. —兰州: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,
2009. 12
ISBN 978-7-80588-774-6

I. 中… II. 胡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99452 号

中国河西走廊

胡 杨 著

责任编辑: 刘铁巍

封面设计: 马吉庆

出版发行: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地 址: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

邮 编: 730030

电 话: 0931-8773224(编辑部)

0931-8773269(发行部)

E-mail: gsart@126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gansuart.com>

印 刷: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2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0

插 页: 2

字 数: 200 千

版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~7 6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80588-774-6

定 价: 3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厂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目录

- 那辽阔的血色的月光 /001
- 眺望河西 /002
- 战争催生的文明 /010
- 河西之战 /010
- 西夏的河西 /014
- 张议潮的寻根 /016
- 成吉思汗占领河西走廊 /017
- 石油解围酒泉城 /018
- 马缔造的历史 /020
- 疏勒流域的汉长城 /030
- 壁画砖上的历史 /036
- 坟茔,重现历史 /036
- 记忆,一直在延伸 /038
- 多彩的地下世界 /039
- 魏晋气度 /041
- 从砖壁画墓中看魏晋时期的饮食特点 /042
- 迁移者的居所 文明的胎盘:屯庄 /045
- 敦煌—通向中国的大门 /048
- 过去的敦煌 /051
- 绿洲的基座 /053
- 悬泉 /055
- 阳关,神秘的东方哨所 /056
- 葡萄 /060
- 寿昌城 /062
- 马 /063
- 记忆中的烽火台 /064
- 河仓城 /066
- 敦煌的清代粮仓 /069
- 玉门关的悲凉 /071
- 敦煌古城:残垣断壁的诉说 /074
- 五墩 /077
- 屯戍者的生活 /079
- 桥湾 /081
- 石包城 /082
- 赤金堡 /083
- 传说之城 /084
- 苜蓿烽 /086

- 六工城 /087
- 锁阳城 /088
- 骗马城 /090
- 天下雄关——嘉峪关 /091
- 长城第一墩 /092
- 晨曦 /094
- 长城的伟大与悲凉 /096
- 嘉峪关下双井子 /097
- 出关 /098
- 嘉峪关：长城开始的地方 /099
- 历史脉络中的嘉峪关 /100
- 绿洲的守卫 /104
- 岁月中沉淀的景致 /105
- 嘉峪关外天鹅湖 /106
- 黑山锁控：今朝的回味 /107
- 嘉峪关下：沙与水的共舞 /108
- 锈蚀中遮掩不住的光芒 /110
- 中国长城第一馆：嘉峪关长城博物馆 /112
- 酒泉 /115
- 杯满夜光 /117
- 酒泉古城 /120
- 僧寺晚钟 /121
- 金塔 /122
- 黑河访古 /124
- 飞翔的鞍 /128
- 胡马 /129
- 汉简 /130
- 为骆驼命名的城堡 /131
- 山丹：旷野上的长城博物馆 /133
- 焉支，焉支，草根下藏着匈奴 /137
- 张掖寻梦 /138
- 西来寺 /140
- 张掖木塔 /141
- 黑水国遗址 /143
- 永远的努图特 /144
- 凉州 /147
- 雷台 /150
- 大云寺钟 /152
- 天梯山 /154
- 乌鞘岭上的长城 /156

那辽阔的血色的月光

从哈尔腾、党金果勒……
从塞什腾、党金山、马鬃山……
从疏勒河、黑河、石羊河……
从乌鞘岭、大马营……
从雪山、草原、戈壁、沙漠……
从湿地、荒野、绿洲……
我在阅读。

一本大书徐徐打开，序言是那辽阔的血色的月光，既而广大的五彩缤纷的自然背景和深远多舛的历史背景随之展开。

那些堆垒的月色在凝固，纯洁的部分是雪，阴暗的部分是血。生命和死亡纠缠着，荒草和稼穡在四季的风中摇曳，飘落不同的果实。而那些那些雪，一直在飘荡着迷人的芳香，那些血在大地上隆起，成为历史的纪念碑。

在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上，它是一个尺度；在东方文明的不朽光焰中，它亦是醒目的标杆。

这部大书的名字，叫河西。

这，就是河西。

河西最显著的特征是祁连山,挺拔高峻的山脉实际上就是河西文明的天际线,从自然地理孵化为文化和文明的摇篮,加入了人类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,一千年之前,一千年之后,人们都禁不住一次次眺望它。

眺望河西

对于历史的回忆和眺望,思绪和目光的迷失,常常胶结于稠密的史书和流血的事件之中。因此,对河西的回望,我是从一座山开始,走入它的内部。

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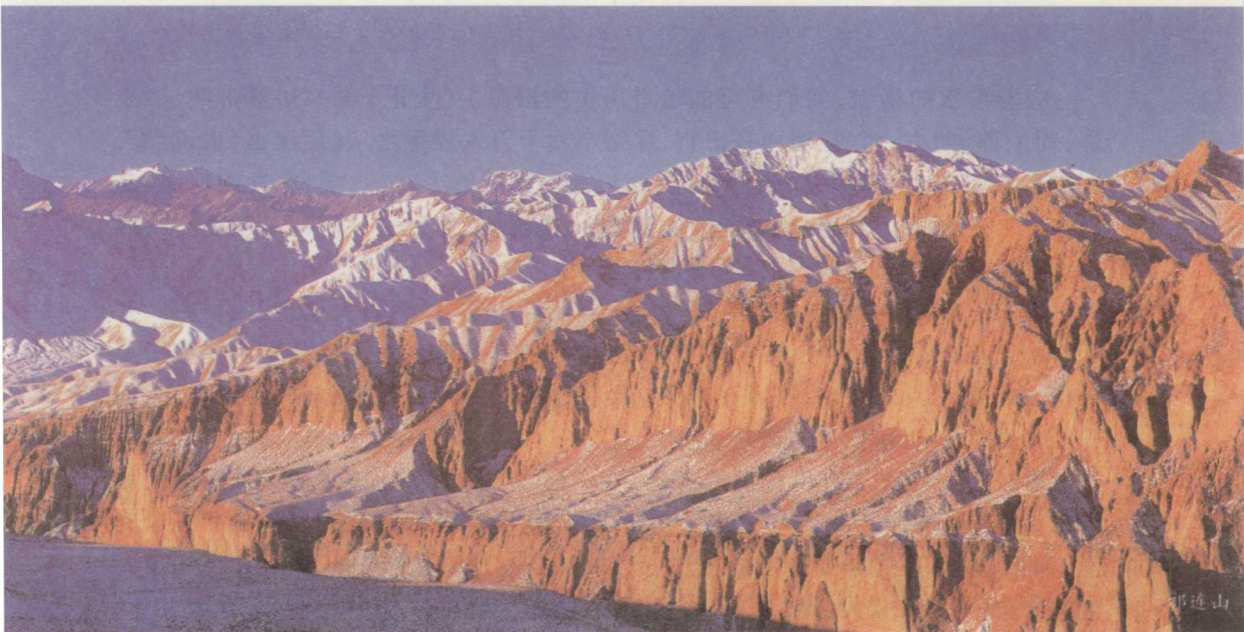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座绵延千里,横亘河西走廊东西的山峰,其主峰高出海平面 6000 米,峻极于天。



这是一座震撼心灵的山峰，曾经纳入了一个剽悍民族至高的精神内容。从公元前3世纪前后到公元1世纪，得得马蹄踏响大漠南北近三百多年的匈奴，当他们辽阔的视野被一座山阻挡时，他们找见了自已精神的巢穴，顿足呼天，每每下马膜拜，从而诞生了“祁连”这个名字。后来，战争的得失中，他们心情激动地说出了这样一句响彻不衰的句子：“失我祁连，使我六畜不兴旺；失我祁连，使我嫁妇无颜色”。一座山的拥有，彻底地改变了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。

我们还需要把祁连山放在特定的地理之中：东以黄河为带，西接新疆，北枕合黎，加上长城的补充，自成区域，外围是巴丹吉林沙漠、中亚的沙砾地、苍立高原的疏草……这样的地理中，雨量稀少，气候干燥，蒸发量是降雨量的数倍，显然不是可牧可宅的生存之地。然而，在它的南部，我们放置这样一座高大的群山，情形就不同，它组成一条长长的屏障，不仅减弱了蒙古高原风沙的威势，也遏止了北部巴丹吉林沙漠的南侵，加之西北——东南走向的群山正利于东南季风穿堂入室，高峻复杂的地形使遭到阻碍的水汽凝为雨雪沛然而降，神奇地点化了走廊干渴的荒漠。

我们更需要看清一座感官的山峰。你在乌鞘岭到古玉门关的一千多公里的征途中前行，它始终变换着各种姿态伴随着你，时而峻峭挺拔，时而凝重雄厚，成为河西走廊无处不在的标记。从武威、张掖到酒泉，你看见满渠的清水，你问劳作的人们，这水从哪儿来，他们会把你的目光引向祁连雪峰。每年春夏，融化的雪水从祁连山北麓流入走廊，绕成一个水势激荡的内陆河流。与此相适应的，走廊内部也出现了三块丰腴的冲积平原。它们是：石羊河流域——武威、永昌平原；黑河





流域——张掖、酒泉平原；疏勒河流域——玉门、敦煌平原。雪水铺好了生存的温床，才有生产力、文化的萌芽。

二

顺着雪水的指引，我们有可能走进历史的根源。《史记》载：“初置张掖、酒泉郡，而上郡、朔方、西河、河西开田官，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甲之”，《后汉书》也说：“天下安危未可知，河西殷富，带河为固，张掖属国精兵万人，一旦缓急，杜绝河津，足以自守。”更早的记载有《尚书》中的《舜典》《禹贡》等篇，说“逐三苗于三危”，河西走廊的历史，在雪水催长的深草中若隐若现。

我们不必说在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河西大地，月氏、乌孙、塞种、匈奴诸少数民族悠然自得的狩猎和放牧，使一条地理意义上的走廊变成了一条历史走廊。人的活动，牛羊的叫声，牧草的摇摆，构成了一幅怎样的图画，我们只说丝路的凿通和城池的诞生。

远在公元前2世纪，由我们的祖先开辟的丝绸之路，绵延数千里，从渭河流域始发，横贯亚洲，联结亚、非、欧三大洲，在东南海运开通之前和以后的相当时间里，河西，一直是这条要道上的枢纽，正如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所述，赴西域的使者“相望于道”，“一辈大者数百，少者百余人”。一年之中，“使多者十余，少者五、六

辈”。波斯、印度、阿拉伯帝国以至东罗马帝国经西域汉朝的使者、商人也络绎不绝。

然而,历史的脚步所踏响的,还不仅仅如此。武帝元狩二年,河西大地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厮杀,史称河西之战。这年春天,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万骑出陇西,从青海的东北部进入河西,转战六日,过焉支山千余里,俘获浑邪王的王子和休屠王的祭天金人;夏天,霍去病与公孙敖再次出击河西,霍军出北地,“涉钧耆,济居延”,再由北向南一直打到祁连山;公孙敖出陇西,经青海,翻越祁连山进入河西,包抄合围……

祁连山下的河西绿洲,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中,逐渐进入了汉政府中原王朝统治者的目光,丰腴的土地,充足的雪水,繁盛的牛羊,布野的宝马,实在是令人垂涎的。武力的诉诸与争夺,就成了必然之中的必然。

河西归汉了。大规模兵卒的驻守,大规模的移民实边,大规模的土地开发,大规模城池的建造和扩建,使河西以从未有过的尊容出现了。本来,河西地接西域,北靠中原,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,以至后来与世界文化的交流,足以让人注目,加之汉政府对河西的管理,一个文化交流的走廊,一个军事对峙的走廊,一个人文荟萃的走廊,就有了雏形。西方文化界对现今河西走廊存在的种种文化奇迹难以理解,这不能不说是由于他们对于这个地域的地理、历史缺乏探究的缘故。

三

“每一座城市的地基,都填充着一部久远的历史”,而城市的每一块砖瓦,都留有人类的记忆。

城,是中国文化的特殊产物,很突出的标志,构成了汉文化圈人文地理的独有景观;城加上交通线,就编织成文化之网,汉文化广被之处,都出现了中国式的城。的确,追寻一片地域的历史,不能不说城。河西四郡: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,四座耀眼的城池,使祁连山为之一振,使所有草棵、自由生存的动物和人类为之一振。



祁连山之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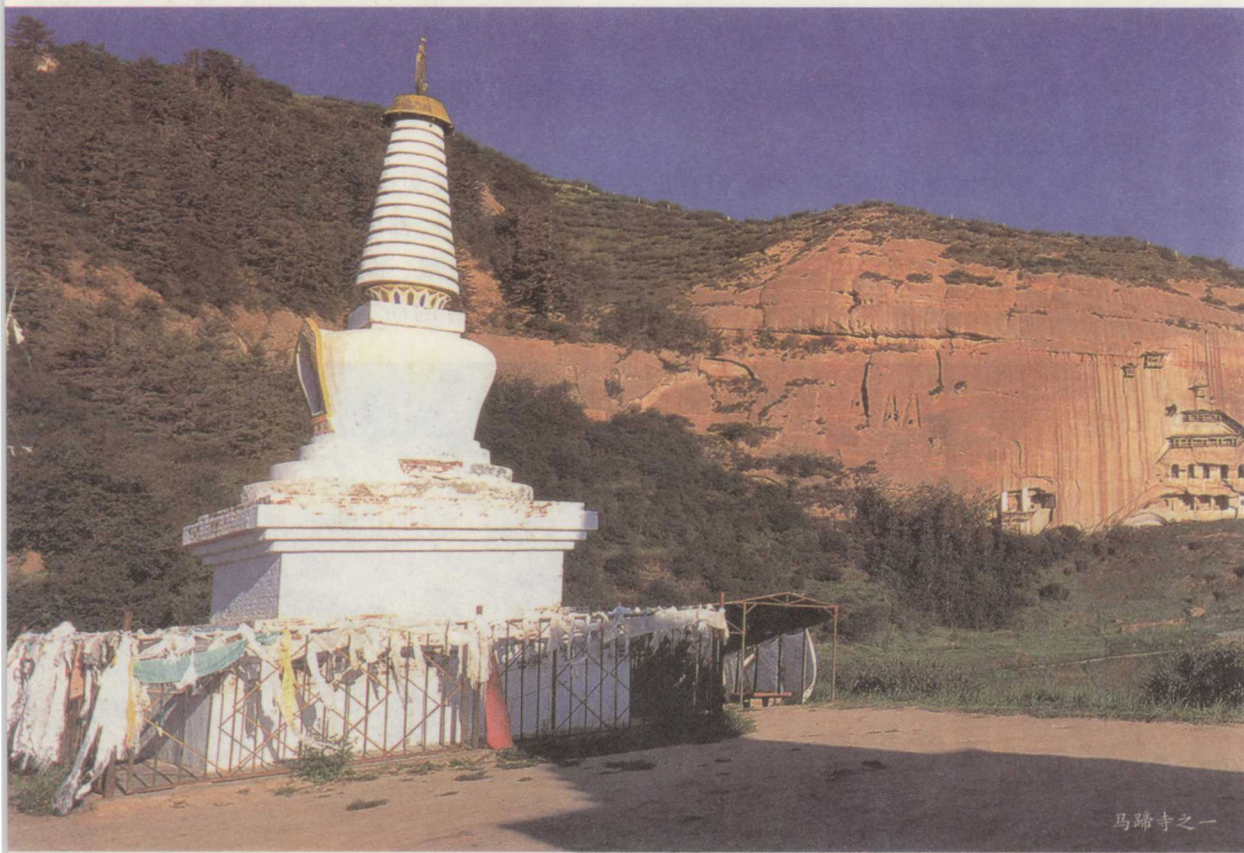


祁连山之九

城池的建立,催生了文明。祁连山的雪水使移民带来的中原农业技术有了用武之地,灌溉工程和精耕细作的实施,河西的仓廩开始积贮余粮。汉宣帝以后,河西地区已是“人民炽盛,牛马布野”。已出土的文物,曾有中央大司农把河西的余谷钱物调运内地济民困乏的记载。到了唐代,“京州岁食六万斛,而甘州所积四十万斛”,“瓜、肃以西,皆仰其”。唐玄宗时,“自(长安)安远门西尽唐境一万二千里,间阎相望,桑麻翳野,天下称富庶者无为陇右”。由于巩固边疆的军事需要,河西走廊西端酒泉,特别是“华戎所支一大都会”的敦煌,成了当时河西最重要的城市。南阻祁连,北临大漠,东固黄河,西接流沙,城池连接了坚守的要塞,河西成为更加完备的自成体系。

四

历史所呈现的轨迹,并不是像玻璃一样平展。河西走廊经过了两汉的发展,前凉,前秦的衰落,北魏、隋、唐的兴盛,吐蕃占领河西,经过西夏、元,迂回曲折,战火中,文明的摧残,生灵的涂炭,使河西哀鸿遍野。边防的夯筑,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,阶级之间,民族之间的斗争,日益消耗着一片地域的殷富,直到明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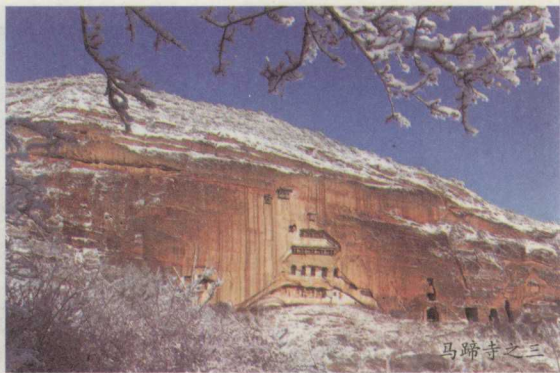


马蹄寺之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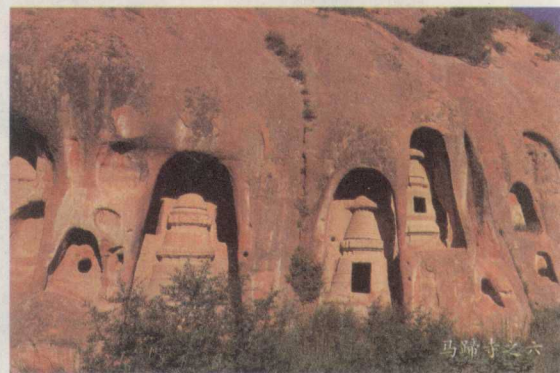
清初,才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。尽管如此,历史还是偏爱着这一方土地,历朝历代中原的数次战乱,政权的更替,波及河西的,还是极少数。相对来说,河西又像一个世外桃源,保存着它极富文化特色的宁静。这宁静中诞生的一个个奇迹,今天我们所一一陈述的,都是惊动天地的。

公元366年,有一个名叫乐傅的和尚,西游至敦煌的三危山下。黄昏的时候,在一片宁静的启迪中,三危山崖呈现出万道金光,似有千佛的形象,于是乐傅长跪于地,许下宏愿,历史记下了这一庄严的镜头,山崖上的叮叮斧凿之声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动听的音乐。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崖壁上保存完好的四百八十个洞窟,中古时期的宗教和社会生活以及灿烂的石窟艺术,都以一种智慧的目光注视着时代和世界,令我们去探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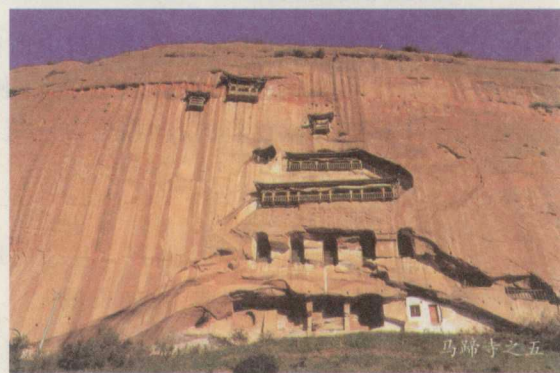
河西是文物古迹的荟萃之地,古城池、古墓群、古建筑、古关隘、古驿址、古洞窟、古文化遗址,稍加历数,就足以让人瞠目。顺着这些古迹的线索,从祁连山的雪水以及它呈现的历史迹象出发,我们可以得出结论:河西文物古迹的现实存在,除了相关联的社会演变和生产力的发展外,一是战争的频发,河西在汉武开郡前后,屡与匈奴发生战争;魏晋以来,五凉二秦的争霸,长期不休;隋唐时的群雄扰攘;唐末吐蕃、回鹘的盘踞;宋代西夏的占领;元明清三代虽然统一,但也时有祸乱,这样,就遗留下古城池,古关隘、古驿址、古墓群。二是佛教的东来,



马蹄寺之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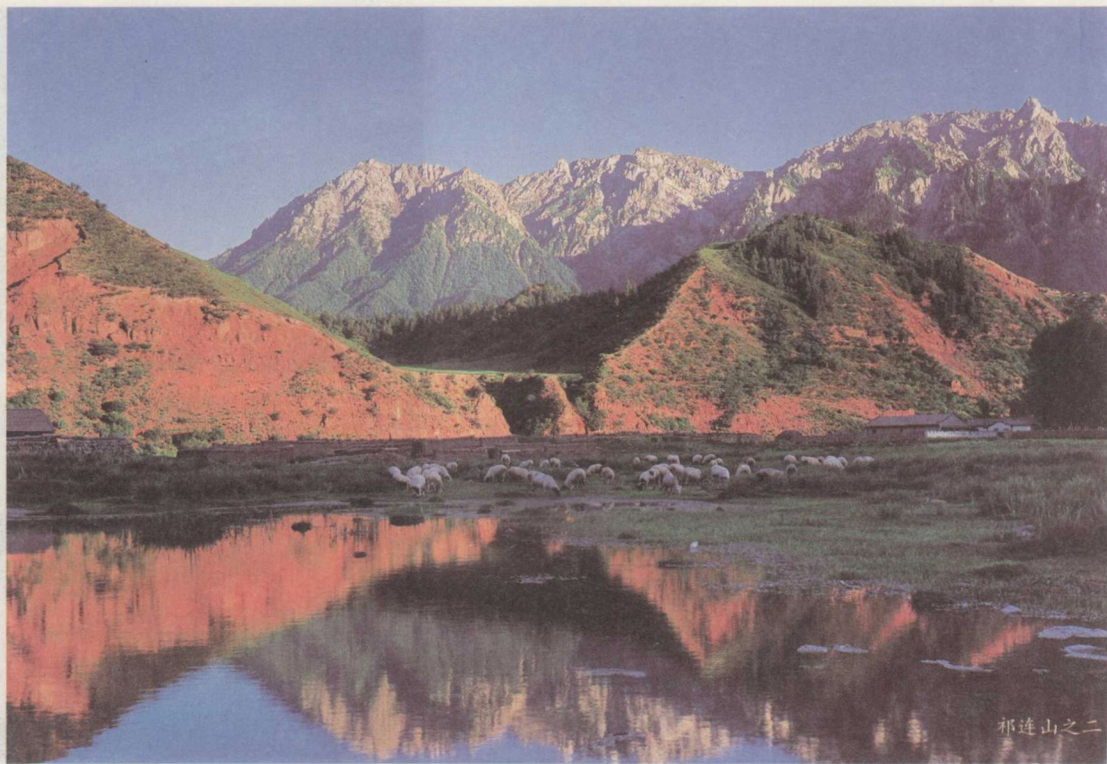
马蹄寺之六



马蹄寺之五



马蹄寺之六



河西是中国古代交通的枢纽，中西往来的必经之地，汉时西域高僧的往来，隋唐以后中印文化的沟通，皆取道于此，佛教逐渐输入中国，河西首当其冲，这样就产生了富有佛教色彩的古洞窟、古建筑。

五

展开整个河西，俯视它复杂的地理，兀立的不仅仅是一座山，与山一起雄壮排列的还有人的创造，比如长城。

汉长城在河西的痕迹，只有一堆堆难以分辨墙形的黄土。在敦煌，广阔的沙漠中，风沙的侵蚀，时间的印记，使一层层旱苇与红柳夯筑的汉长城如同一片地域的深厚的历史层次，亦如同戈壁上的破败书卷，一种历史的苍凉感油然而生。汉长城在河西的断断续续，如果没有史料的指引，我们很难辨别它明确的走向。汉武帝设河西四郡断匈奴右臂后，匈奴并不甘心失败，每每秋高马肥之际越界侵扰。于是汉庭在太初三年从皋兰沿黄河起，修筑了一道边墙，这道边墙一直穿过河西，延伸至西域。敦煌的宜禾障、鱼泽障，酒泉的西部障，张掖的遮虏障，都属于它的一部分。

汉长城的湮没，沉寂的河西大地并没有停止夯筑和征伐。明洪武五年，河西大规模的筑城，一百六十八年间，形成了嘉峪关的全部威严。从现今的小学课本

上,几乎人人知道,长城东起山海关,西至嘉峪关,作为全国长城遗址中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嘉峪关,再次把河西的知名度推向了巅峰。

六

河西地接西域,西域文明直接输入河西与华夏传统文化相碰撞,相互吸收消融,这种优势最先被河西两端的武威和敦煌所拥有,这种相互吸收消融的结果,产生了举世闻名的敦煌文化和五凉文化,从敦煌莫高窟、武威海藏寺、天梯山石窟、雷台、皇娘娘台出土的大量文物,如马踏飞燕,已成为中国的旅游标志。这种文化的超时空的盛名,无不是华夏传统文化与西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,特殊的地理,特殊的人文环境,准备好了文化的发酵物。据史籍记载:五凉时期,河西学者撰有三十余种学术著作,后来《隋·经籍志》著录为十三种;教育兴旺,传授求学之风浓郁,凉州在中国号称“多士”之邦。《魏书·释老志》载:凉州自张轨后,也信佛教。敦煌地接西域,道俗交得,其旧式村坞相属,多有塔寺。

对于历史、文化的深入,河西的魅力,不胜枚举,从西向东,敦煌莫高窟、榆林窟、嘉峪关、酒泉胜迹、新城丁坝坝魏晋魏、阳关、玉门关、象牙佛造像、文殊山、金塔寺、大佛寺造像、马蹄寺、天梯山石窟、海藏寺……我们可以列举许多中国文化之最。

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,河西,如同中国开向世界的一扇窗户。汉唐盛世、烽火边塞、丝绸之路……没有河西,便没有棉花和苜蓿,没有胡桃和葡萄,没有大宛汗血马,没有佛教经典,没有敦煌艺术,更没有中西文化的交流,没有四大发明的西渐,没有欧洲的崛起……河西,应该是别在人类胸前的一枚光辉灿烂的勋章。

这块勋章,与祁连山相映衬,自豪与幸福的根源,精神的来由,全部澄清。我们感恩一座山的赐予和祖先的勤劳,虽然,在河西走廊,过乌鞘岭向西,黄土逐渐减少,山前洪积扇的前缘沉积,布满并不肥沃的次生黄土,但雪水留下来了一切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,心怀向往,种下了小麦、玉米、高粱、大豆,收获了丰硕的果实,巨大的杏树、桃树、梨树下,繁衍着子孙和种族,自得其乐。

被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笼罩,被茂密的草与树木拥裹,被干净的雪水清洗。河西的民风是纯粹的,无论是乡间的偶然相遇,还是随便敲开某一扇柴门,你都会受到客人的视遇。民间的节日,乡民们都有千年不变的习俗,富裕并没有掩盖朴素的心灵和心灵的善良,当我们捧起清凉的雪水,滋润干渴的喉咙,这一切,都会铭心刻骨。

河之西,窗户打开;河之西,流下圣洁的雪水,负载骨血;河之西,宁静中长成的大树,我们仰望它的果实。是的,地理的、历史的、文化的河西,是一本大书,第一页是祁连山,它像一棵大树,结满了果实,从古至今,佑护着树下的众生,而我所采摘的果实,仅是其博大胸怀中的一片雪花而已。

雪花不灭,河西永存,永存智慧的生长和精神的千年。

远古的河西走廊,乌孙、月氏、匈奴,在广阔的绿洲和草原生息繁衍,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他们自由快乐,自然的风霜又使他们的琴声和歌舞戛然而止。当他们的马匹越走越远,相互的争斗和倾轧,冲破了固有的部落边界。民族的冲突和融合,使走廊变得越来越小,不断的行走中,他们看见了走廊之外的世界:中原的恬静和富庶,如同天堂般激活了他们凶悍的本性,抢劫与掠夺就像一股风,呼啸而来,呼啸而去。农耕与游牧开始了决定性的对决,这种残酷的对决,不是谁消灭谁,而是观念和利益的重新整合。

在河西走廊,战争像一个怪胎,竟然催生了灿烂的绿洲文明。

战争催生的文明

河西之战

河西之战是汉武帝用兵匈奴的三大战役之一,对于河西来说,这是一场划时代的战争。这次战争之后,“列四郡,据两关”,加之长城的修筑,河西的军事地位进一步巩固,汉文明的曙光使天苍苍、野茫茫的荒野焕发出勃勃的生机。

曾几何时,匈奴开怀畅饮、仰天长笑,在河西这块土地上自豪无比。他们的骏马纵横驰骋,他们的帐篷漂浮在茂盛的牧草和鲜艳的花朵之上。河西肥沃的土地,广阔的牧场,挥洒着匈奴人一往无前的勇气。他们东拼西打,常常进犯和抢掠农耕区,使中原汉王朝的统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。

回忆那一段风起云涌的往事,广阔的历史背景上,匈奴的身影,在那奔驰的马背上翻飞。阳光下,弯刀闪闪,冲杀的呼喊声中,血气十足。

河西之战,是汉王朝积蓄了几十年的力量对匈奴的沉重一击,也是汉武帝一生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:汉文帝初年,匈奴逐走月氏人,占据了河西之地。匈奴单于奴单于命浑邪王统治河西的西部,大约是今日之甘肃酒泉地



祁连山牧场之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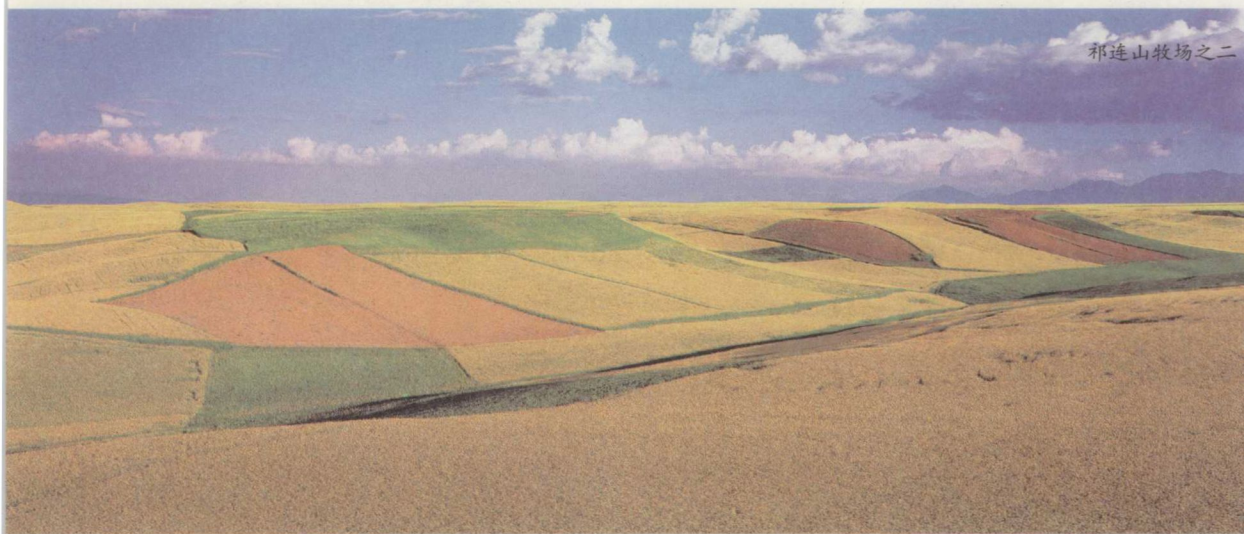
区；命休屠王管辖河西东部，大约是今日之甘肃武威地区。他们据此而西控西域各国，南制西羌诸部，对西汉王朝的西部边境构成严重威胁。

汉武帝即位之初，曾有一个联合月氏、夹击匈奴的宏大计划。然而这个计划的实施却颇费周折，首先是北部战场压力太大，令汉军无暇他顾，其次是月氏人无意东归故地，使汉军孤掌难鸣。因此，直至汉匈漠南会战之时，河西地区仍在匈奴人的牢固控制中。这个历史事实，在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中，我们早就略知一二。

漠南之战结束后，匈奴单于把主力远撤至大漠以北，大漠以南的广大地区，仅剩下匈奴左贤王和河西的浑邪、休屠二王。左贤王虽仍不断袭扰汉边，但规模不大，且又局限在东北一隅。河西之地的匈奴军自身实力不强，尤其是在右贤王被汉军击破之后，更显得势单力薄；浑邪、休屠二王多年来又一直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控制西域和西羌之上，对汉军并不怎么注意。张骞出使西域回到长安后，虽然带来了月氏人不愿与匈奴人为敌的信息，但他对西域的状况有了广泛而深入地了解，促使汉武帝经营西域的决心。对于汉王朝来说，取得西域可“广地万里”，不仅能获取“天马”、“奇物”，而且可以利用当地各族之间的矛盾孤立匈奴，以“断匈奴右臂”。因此，汉武帝决定把主战场转移到西北地区，夺取河西之地，以解除汉朝西部边境的威胁，并为进一步经营西域、北击匈奴奠定基础。

说起河西之战，必须提及一个人。这个人，就是霍去病。霍去病生于公元前140年，是河东郡平阳县（今山西临汾）人，父亲是平阳县衙役，曾在平阳公主（汉武帝之姐）家当差，母亲是公主家的侍女。

霍去病少年时生活在奴婢之中，过着底层的生活。但他随舅父卫青习武，骑



射、击刺技艺超群，练就了一身本领。由于姨母卫子夫擅歌舞，受宠于汉武帝，被封为皇后，致使霍去病18岁即为天子侍中（皇帝身边保卫安全的官），同年便随大将军卫青参加与匈奴右贤王争夺河南之地（今河套地区）的最后一战，号“票姚校尉”（意为行动迅猛的武官）。他率领800精骑，距大军数百里之遥，乘匈奴不备，选择便于进攻的目标，出奇制胜，斩杀敌兵1028人，首战告捷，建立功勋，被封为冠军侯。

公元前121年春，霍去病升为“骠骑（意骁勇）将军”，率骑兵万人从陇西出发，进攻河西匈奴右贤王（匈奴辖西部地方的最高长官）诸部，由于当时汉廷对河西的地理和敌情了解不多，所以只以万骑出征，显然是带有为日后的大规模出兵进行侦察与试探的性质。为避免被匈奴军和羌人所发现，霍去病带兵出陇西后，大约在今兰州以西渡河，过乌亭逆水（今庄浪河），沿乌鞘岭北坡的草地而行，经过邀淄部落牧地，又渡狐奴河（今石羊大河），尔后转战6日，接连扫荡了隶属于匈奴的5个小部落王国，拒战者诛之，归附者赦之。随后翻越焉支山（今甘肃山丹县境的大黄山，又称燕支山），向西北挺进千余里后，与浑邪、休屠二王遭遇。当时，汉军因长途跋涉，人马已疲惫不堪，但见霍去病一声高呼，跃马向前，连连击杀敌军，汉军士气大振，奋勇斩杀卢候、折兰二王及部众近9000人，俘浑邪王之子，缴休屠王“祭天金人”。

同年夏，霍去病又与公孙敖率领数万骑兵从北地郡（今甘肃永昌西）出发，进攻匈奴右贤王。按照作战计划，在西北方向，霍去病率部自北地出塞，是为北路；公孙敖率部自陇西出塞，是为南路。霍去病所部是侧翼进攻，应从北侧插入敌后，断其退路，而公孙敖所部则负责正面进攻，同时又负有吸引敌方注意力，掩护北路汉军之迂回包抄的任务。然而，公孙敖所部却因迷失方向而未能如约与霍去病部会合。面对此种意外，年少气盛、智勇双全的霍去病当机立断，毅然指挥部队向匈